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畫像石全集

陝西、山西漢畫像石



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畫像石全集 5

陝西、山西漢畫像石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畫像石全集 5

陝西、山西漢畫像石

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出版者 山東美術出版社

(濟南市勝利大街三十九號)

河南美術出版社

(鄭州市農業路七十三號)

本卷主編 湯池

副主編 康蘭英 劉永生

責任編輯 葛立英

制 版 北京利豐雅高長城電分製版中心

印 裝 利豐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發行者 山東美術出版社

二〇〇〇年六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330-1324-7/J · 1323

國內定價 二七〇圓

版權所有

《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

主編：

俞偉超（原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 教授）

委員：

石洪印（原山東省出版總社社長 編審）

蔣英炬（山東石刻藝術博物館名譽館長 研究員）

劉振清（山東美術出版社 編審）

李新（山東美術出版社社長 編審）

嚴文俊（河南美術出版社 編審）

王安江（河南美術出版社總編輯 副編審）

周到（河南博物院 副研究員）

高文（原四川省文物鑒定委員會 副主任）

凡例

- 一 《中國畫像石全集》（共八卷）是《中國美術分類全集》的重要組成部份。一至七卷為漢代畫像石，第八卷為漢以後歷代石刻綫畫。
- 二 《中國畫像石全集》除第八卷按朝代編排，其餘各卷均按地區編排。所收圖片絕大部分為畫像石拓片，對於少量高浮雕類和施有色彩的畫像石，采用原石照片。
- 三 本卷為《中國畫像石全集》第五卷：《陝西、山西漢畫像石》。所收圖片為陝西、山西地區比較完整和具有代表性的畫像，它反映了該地區漢畫像石在題材內容、藝術風格等方面的特點，以及整體面貌。
- 四 本卷畫像按墓室編排，以畫像所在地名和在墓室的位置名稱為題目。
- 五 本卷內容分三部份：一為本卷專論；二為圖版；三為圖版說明。

陝西、山西漢畫像石綜述

信立祥 蔣英炬

一

陝西和山西兩省，以黃河為界，東西相鄰。在全國範圍內，這兩省的漢畫像石是相互聯係的一個獨立的區域類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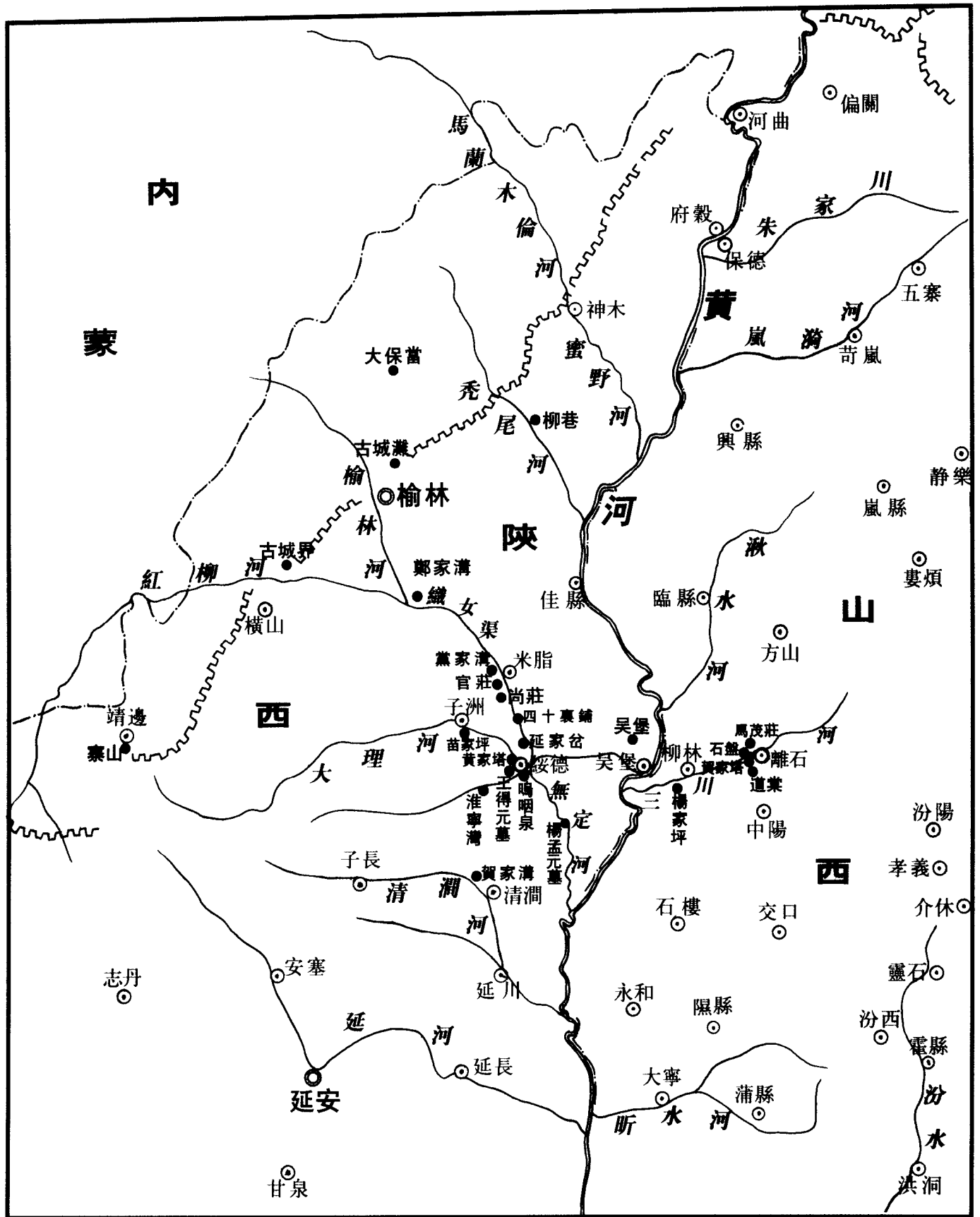
陝西漢畫像石主要分布于陝北榆林地區的無定河流域，以綏德、米脂縣為多，北面的榆林市，東部沿黃河的神木、吳堡、清澗縣，西面的子洲及橫山、靖邊縣等，也都有發現。其中，子洲縣淮寧灣、神木縣喬岔灘漢畫像石墓和大保當漢畫像石墓群以及榆林市紅石橋白城界出土的畫像石，填補了長城沿綫漢畫像石分布區的空白。

山西漢畫像石主要分布于晉西呂梁地區的三川河流域；從目前發現的情況看，主要集中在離石縣境內，往南則到中陽縣，向西可至黃河邊的柳林縣。

陝北和晉西這兩個隔河相鄰的漢畫像石區，處于陝北黃土高原的北緣，是溝壑縱橫、崗巒層疊的黃土丘陵地帶。大體以長城為界，再往北就是一望無際的沙丘和草灘了。

二

秦漢時期，陝北、晉西北屬于上郡和西河郡的轄區。上郡郡治膚施故城在陝北榆林市南面的魚河堡附近。漢代的西河郡轄地跨黃河兩岸，晉西北漢畫像石出土地的離石、中陽、柳林三縣與陝北漢畫像石產地中的綏德、米脂、神木、吳堡、清澗縣等，都在漢代西河郡範圍內。西河郡郡治原在長城以北的平定，到東漢順帝永和五年（公元一四〇年），由



陝北、晉西地區漢畫像石墓分布圖

于受南匈奴的侵擾，往南遷至離石；上郡治所也遷至夏陽①。

上郡和西河郡，地處秦、漢帝國的北部邊陲，素為漢與匈奴等民族雜居之地，以長城為界，南面是『冠帶之室』，北部是『引弓』之區。秦和西漢時，這裏不僅是抵禦匈奴南侵和拱衛關中京兆地區的軍事重地，也是京師咸陽、長安通往北方塞外的交通要衝。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大力經營上郡之地，派蒙恬率大軍三十萬駐在此地，北逐匈奴至陰山脈以北；築長城，修『直道』，『塹山堙谷，千八百里』（《史記·蒙恬列傳》），由甘泉向北經上郡直達陰山下的九原。秦皇、漢武等帝多次巡視北方，都經由上郡。這裏地處僻遠邊塞，農業生產原本比較落後，大量駐軍之後，供給糧餉是個大難題。為了解決這個困難，秦始皇時就曾從內地移民至上郡。西漢前期，采納晁錯的建議，令民人粟於邊。武帝至宣帝時期實行屯田政策，令駐邊戍卒墾田。除軍屯之外，還實行民屯，多次大規模地移民實邊。如《漢書·武帝紀》所載：元朔二年『募民徙朔方十萬口』；元狩四年『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元狩五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邊』；昭帝始元二年『發習戰射士詣朔方』等。到東漢時期仍繼續實行這種政策，光武、明帝、章帝、和帝等，都大規模地在邊郡屯田，而且制定了優待徙邊者的政策，如永平八年『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妻子自隨，便占著邊縣；父母同產欲相代者，恣聽之。……凡徙者，賜弓弩衣糧。』（《後漢書·明帝紀》）另從東漢各帝詔書中可見，內地郡國囚徒減刑戍邊者曾連續不斷，故邊防力量日益強大，邊郡屯田亦不斷擴大。至和帝永元元年（公元八九年），車騎將軍竇憲率軍出朔方鷄鹿，大破北匈奴；永元六年西域都護班超大破焉耆等國，國威大震，西域五十餘國與漢納質通使。這時的上郡、西河郡一帶，出現了農牧業得以發展的安定環境，也成了中外交通、貿易往來的重要區域。

歷年來的大量駐軍和內地的移民實邊，為這一帶的農業開發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並從中原帶來了先進的農業、手工業技術以及諸多的文化信息，大大促進了當地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又因與匈奴等民族的貿易往來，也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東漢時期這一地區的經濟地位，猶如順帝永建四年（公元一二九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所言：『《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民利。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厄據險。因渠以溉，水春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



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爲此也。』（《後漢書·西羌傳》）由于社會生產和經濟的發展，以及因工商業和農牧業發家的富商、豪強和大量駐軍中的武將文吏，爲這一地區營造畫像石墓準備了社會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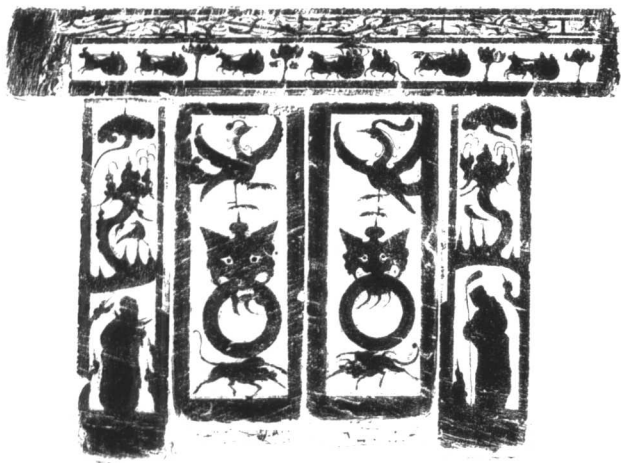
漢武帝以後尊崇儒學，提倡孝道。元光元年（公元前一三四年）推行『舉孝廉』制度，成爲漢代人仕升官之道，人們通過厚葬競相博取孝的美名。于是形成了『崇飭喪紀以言孝，盛饗賓旅以求名』（王符：《潛夫論·務本篇》）及『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潛夫論·浮侈篇》）之陋習。

陝北、晉西一帶多山丘，盛產頁岩石料。至今陝北榆林地區多出能雕善刻的石匠，群衆多用石板來建築窑屋，制成有精美圖案的門飾或各種生活用具。當東漢時期社會上奉行厚葬的時候，上郡及西河郡一帶，畫像石墓也就應運而生并流行起來。這些畫像石墓的墓主人，有郡太守一級的高官，也有『圜陽守令』、『中郎將莫府奏曹史』、『西河太守行長史事離石守長』、『西河太守鹽官掾』、『西河太守掾』、『山陽尉』等中下級官吏，也有無官職的地方富豪。

東漢晚期，由于北方匈奴勢力的南侵和東漢帝國邊防力量的衰弱，到順帝永和五年，西河郡和上郡郡治被迫南遷，原來的上郡和西河郡北部即今陝北一帶，成爲南北逐鹿的戰場，其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這一歷史變化顯然影響到這一地區漢畫像石墓分布區的南移，從而陝北漢畫像石往往早于晉西離石的漢畫像石。

三

陝西、山西兩省漢畫像石的發現可追溯到本世紀初。一九一九年，山西離石馬茂莊東漢和平元年（公元一五〇年）左表（元昇）墓畫像石被盜掘出土，部分畫像石被掠賣到國外。一九二〇年前後，陝北出土的『故雁門陰館函西河圜陽郭仲理』和『圜陽郭季妃』墓畫像石，首次在《藝林月刊》上披露出來。因這些漢畫像石在墓中的原有位置和整個墓葬的情況均不清楚，故直至五十年代初，對這一地區漢畫像石的分布和內容、藝術特徵，皆知之甚少。陝西、山西地區漢畫像石墓的科學發掘和研究，大體可分爲前、後兩個時期。第一時期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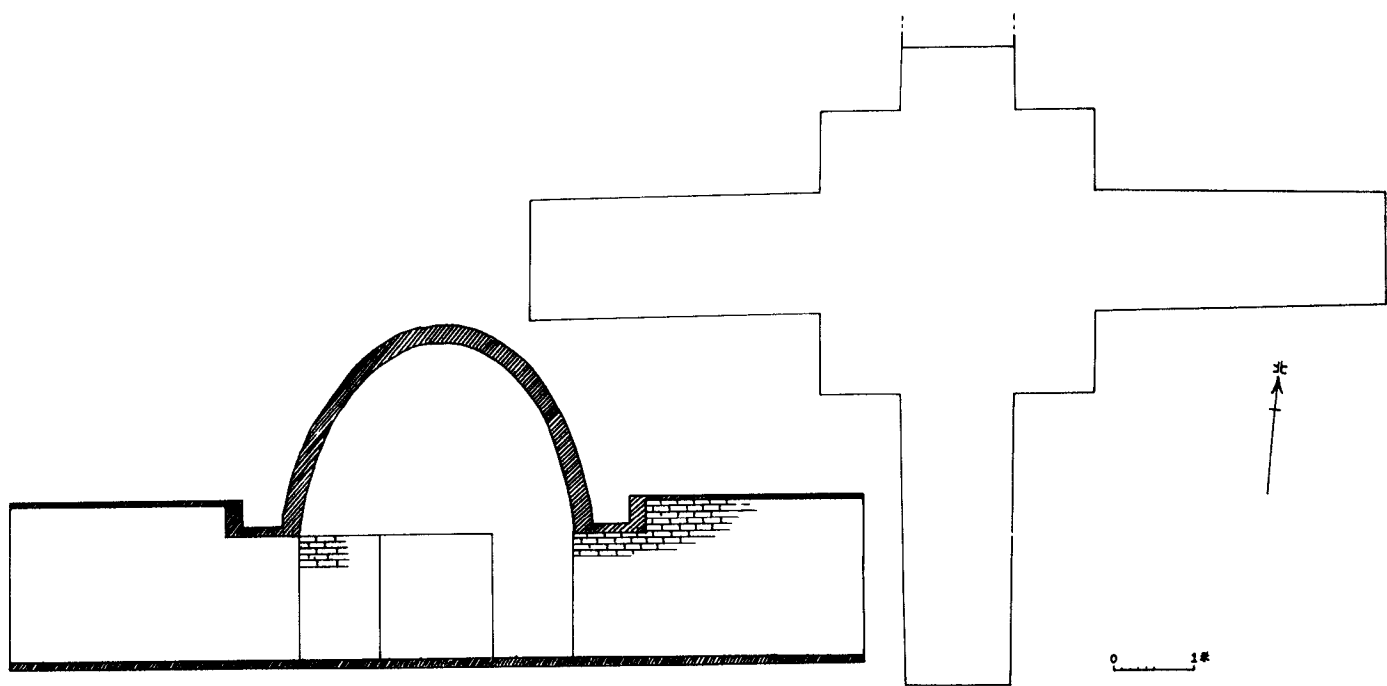


離石馬茂莊三號墓門組合畫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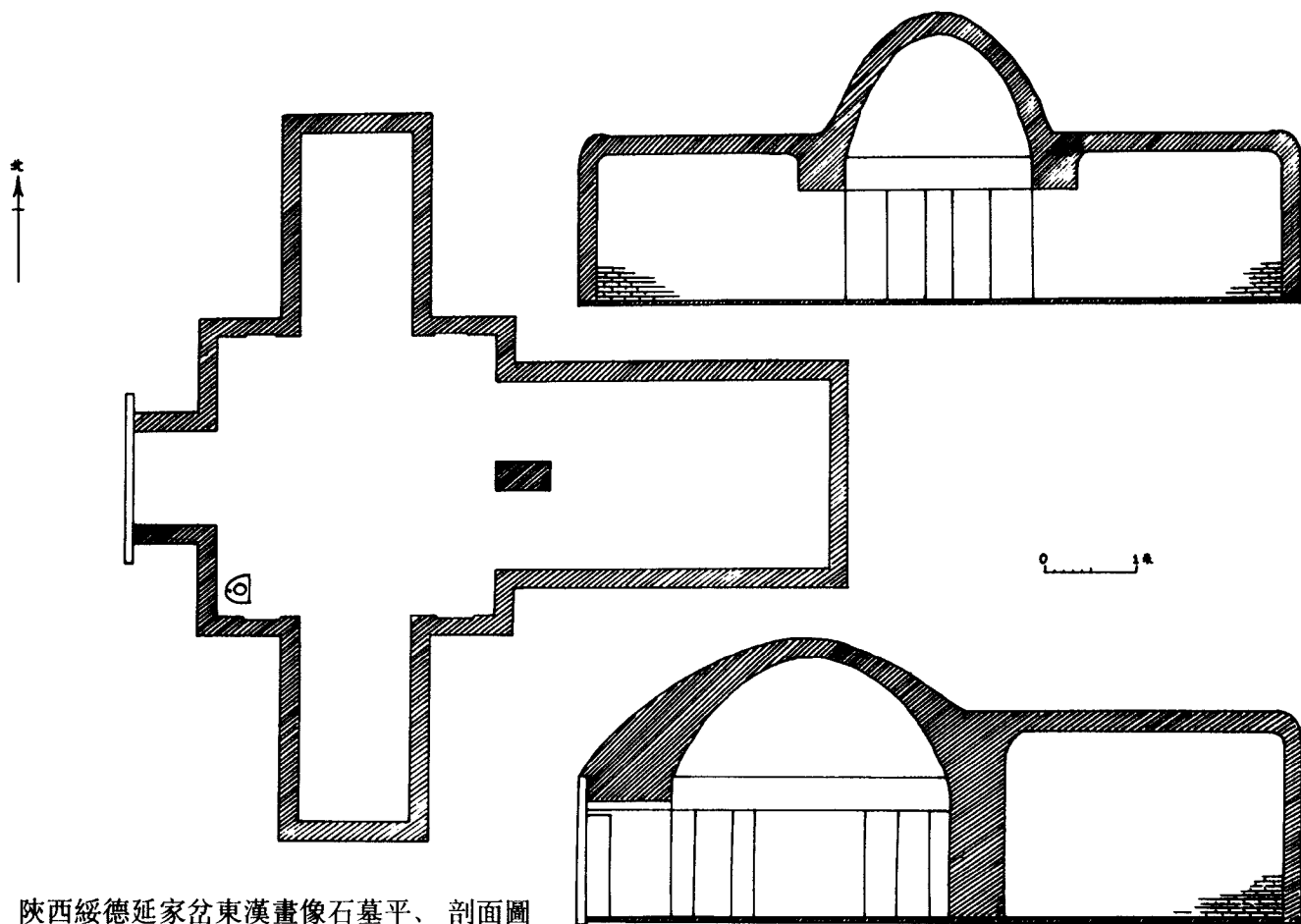
從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開始瞭解到陝北漢畫像石的分布情況及其藝術特徵。首先是一九五二年在陝北綏德縣西門外西山寺發現了二十六塊畫像石，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六年，陝西省博物館與陝西省文管會組成文物調查徵集組，清理發掘了綏德快華嶺四座漢畫像石墓，並收集到一批零散漢畫像石，一九五九年出版《陝北東漢畫像石刻選集》，匯集發表了綏德、米脂、榆林等地的一五七塊畫像石^②。書中由何正璜撰寫的《陝北東漢畫像石概述》一文，論述了陝北漢畫像石的時代和區域分布，並對其雕刻技法和藝術風格作了首次的分析。從此，陝北漢畫像石逐步廣為人知。第二個時期是七十年代以來，這一階段對許多漢畫像石墓進行了科學發掘，並進行了綜合研究。此一時期，在陝北榆林地區的榆林市和綏德、米脂、子洲、神木、清澗、橫山、靖邊等縣，發掘了三十餘座漢畫像石墓，收集到漢畫像石七百餘塊。與此同時，在山西離石、中陽、柳林縣也先後發掘了一批漢畫像石，特別是離石縣馬茂莊發掘的六座漢畫像石墓，出了一批珍貴的畫像石資料。這些發現，加深了對當地漢畫像石的認識^③。特別是對這一地區漢畫像石的地域分布、藝術風格、畫像內容及與其他區域漢畫像石之間的聯係和相互影響，可以進行綜合性的研究^④。

陝西、山西的漢畫像石，可分為前後兩期。陝北地區的漢畫像石，幾乎全部是東漢中期作品。從有紀年的題刻看，最早的是『永元二年』（公元九〇年）遼東太守王君墓的畫像石，最晚的是『永和四年』（公元一三九年）河內山陽尉牛季平墓的畫像石，可知陝北畫像石的興盛年代，大體是在東漢和帝至順帝永和五年（公元一四〇年）西河郡治自平定遷離石以前的五六年之間。晉西地區的漢畫像石則幾乎全部是東漢晚期作品。從紀年銘文看，此地最早的作品是東漢和平元年（公元一五〇年）的畫像石，最晚的是熹平四年（公元一七五年）『西河圜陽守令平周牛公產』墓畫像石。可知晉西地區的漢畫像石是順帝永和五年以後開始的，其下限可到東漢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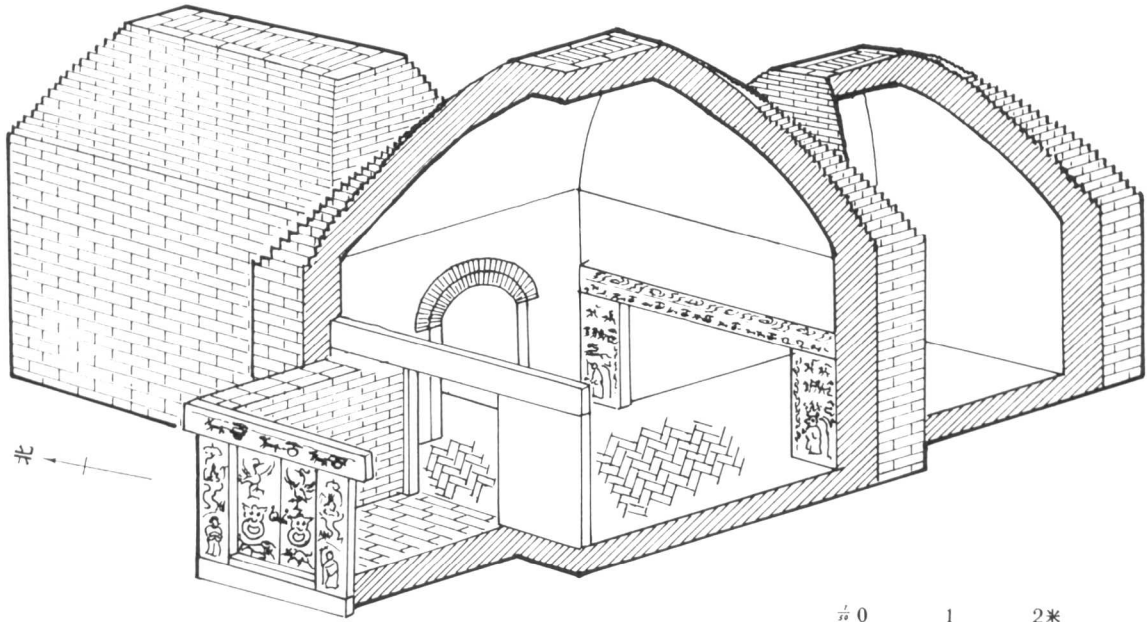
據目前的發現，陝北和晉西的漢畫像石全部出自墓葬。其墓室形制大別為兩種。一種為單室券頂墓，一般長四米，寬二米左右；個別單室墓在墓門外附設有磚結構的小耳室。另一種為前後雙室墓，以前室穹窿頂、後室券頂者居多，全長一般在七米左右。較複雜的雙室墓在前室兩側往往附設券頂單耳室或左右雙耳室。陝北地區的漢畫像石墓，以純石結構者居多。但是，這種墓僅墓門、後室門或耳室門用規整的石材來構築，室壁和室頂均以加工成長方形磚狀的石片砌築而成。因此，這類墓實際上是一種模仿磚石混合結構的純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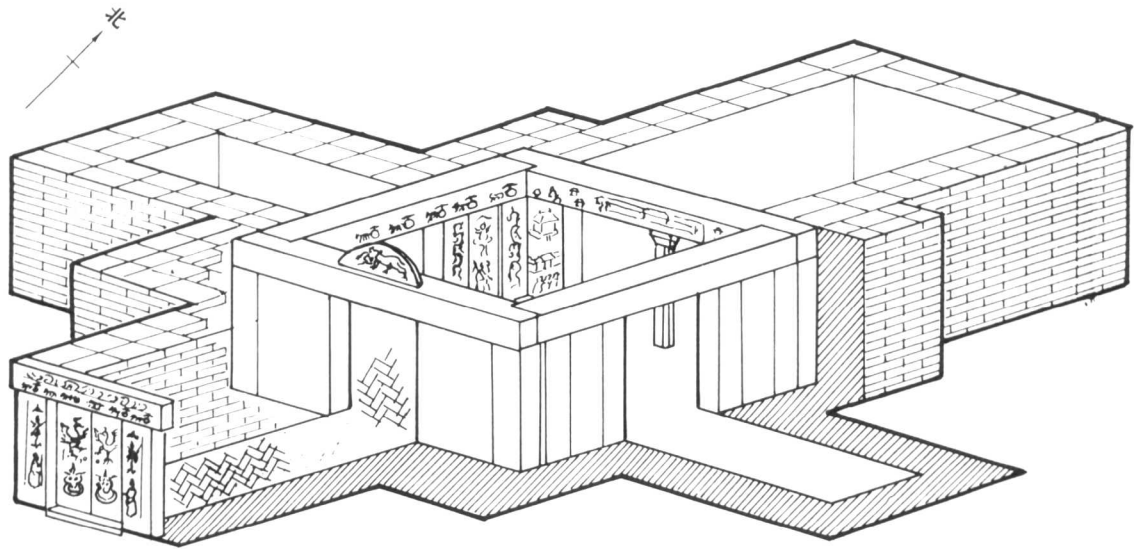
陝西米脂東漢畫像石墓平、剖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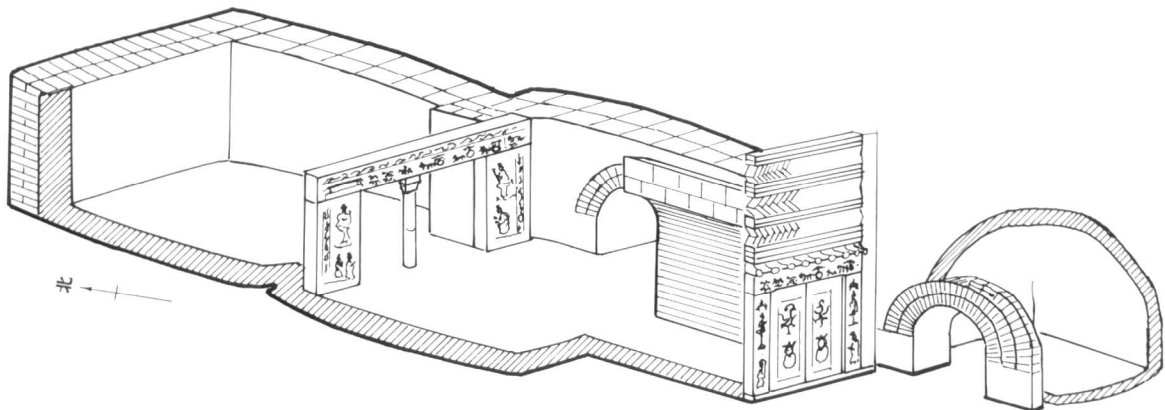
陝西綏德延家岔東漢畫像石墓平、剖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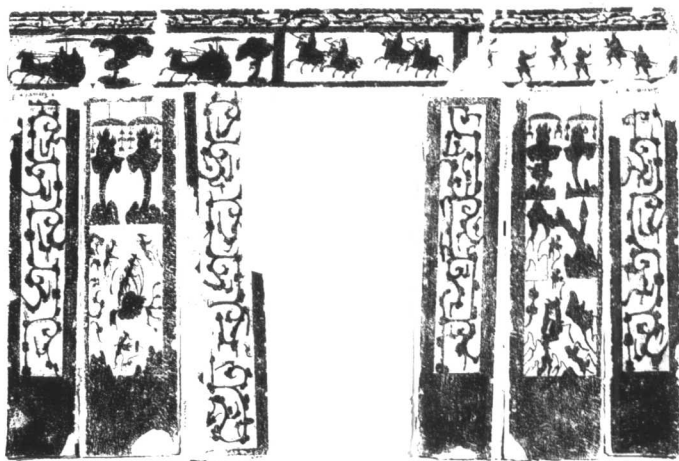
山西離石馬茂莊三號畫像石墓剖視圖



山西離石馬茂莊二號畫像石墓剖視圖



山西離石馬茂莊一九號畫像石墓剖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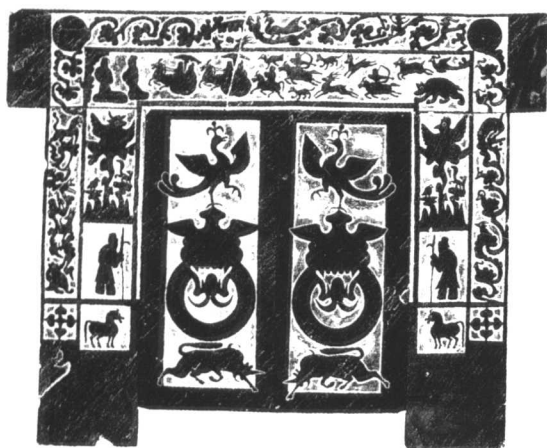
離石馬茂莊二號墓前室
南壁組合畫像

墓。晉西地區的漢畫像石墓則流行磚石混築法結構，其墓門、後室門、耳室門用石材構築，而室壁和室頂用長條磚砌築。這種墓室結構特點，決定了陝西、山西漢畫像石墓的圖像配置規律，即全部圖像毫無例外地刻畫在墓門、後室門或耳室門的門楣、門柱和門扉部位。門楣上一般刻畫有墓主車馬出行圖、祭祀圖或升仙圖；門柱上部一般刻畫有東王公、西王母等仙人圖像，下部有門吏或其他神獸；門扉則刻有鋪首銜環和朱雀等圖像。至于具體的畫像內容，當然還是相當豐富和變化很多的。

四

陝北、晉西地區的畫像石題材，除了迷離奇詭的鬼神世界內容外，從歷史到現實，涉及到社會生活的廣闊領域。就其本來意義而言，作為體現漢代喪葬禮儀的祭祀性藝術，這一地區的畫像石與同時代其他地區的畫像石、墓室壁畫、畫像磚一樣，都是通過對天上諸神世界、崑崙山的仙人世界、現實人間世界和地下鬼魂世界之間相互關係的描繪，表達人們的生死觀和宇宙觀。雖然由于墓室磚石結構的局限，本區畫像石墓無法在墓室頂部配置畫像，因而幾乎看不到山東地區和徐州地區純石結構墓天井上常見的天上諸神世界的內容，但墓主升仙和墓主出行到祠堂接受祭祀二大題材，仍是本區畫像石墓最重要的藝術主題，被配置在墓室最重要的位置上而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當然，陝北和晉西的畫像石也存在着差異，陝北地區的畫像石以描繪當地諸多生產勞動場面而著稱；晉西地區則絕少陝北畫像石中那種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場景，而把創作的心血傾注在上述兩大主要題材上，別有宏大的氣魄和幽深的意蘊。

升仙內容是陝北、晉西畫像石中最富情趣的圖像。升仙，在東漢已普遍被人們視為希望死後達到的理想境地。傳說中的那位『豹尾、虎齒、善嘯，司天之癘及五殘』⑤半人半獸的西王母，在漢畫像石中被改造為一位幸福女仙。其所在的崑崙山，因有不死之木，成為人們憧憬的極樂仙境。此時，還創造了一位與西王母相對應的東王公。在本區的畫像石墓中，左右門柱的上部幾乎毫無例外地配置着東王公和西王母圖像。頭戴勝杖的東王公和西王母，端莊地坐在高聳入雲的崑崙山頂，兩側有陪侍的仙女和高大的仙禾神樹，周圍仙雲



墓門組合畫像及各部位名稱圖

墓門組合畫像



墓門楣畫像



墓門左立柱畫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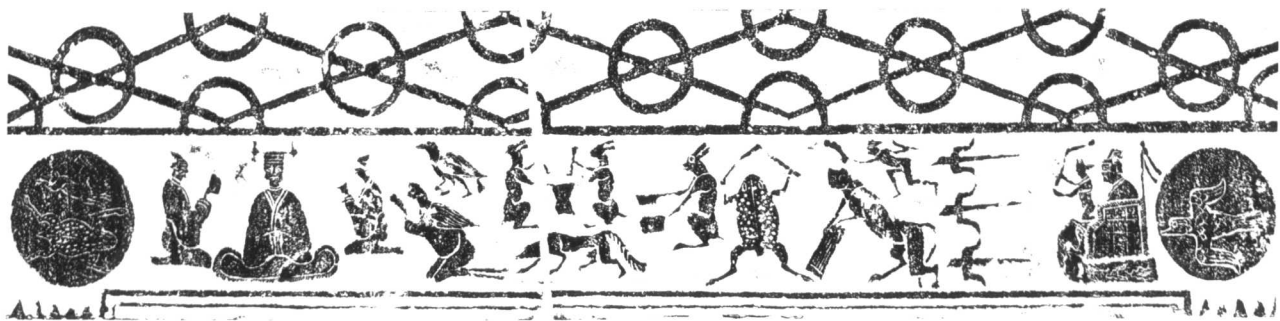
墓左門扉畫像



墓右門扉畫像



墓門右立柱畫像



綏德墓門楣畫像局部

繚繞，無數仙禽神獸在雲氣間追逐嬉戲，還有靈巧的玉兔或蟾蜍在搗不死之藥，似乎正準備由西王母賜給升仙到昆侖山的幸運兒。在陝北綏德出土的一塊門楣畫像石上，刻劃了一幅歡快熱烈的墓主升仙圖。其畫面左端，西王母戴勝盤膝而坐，兩側跪侍着四位仙人。畫面中部，兩只玉兔操杵圍白搗着不死之藥，九尾狐在悠閑地漫步，玉兔、蟾蜍和另一不知名的仙獸分別拍節、擊鼓、撫琴，歡快地進行演奏。畫面右端，墓主人乘坐着由仙人駕御的雲車，由一名仙人導引、三只神鳥牽曳，風馳電掣般地向西王母方向飛去。在山西離石馬茂莊三號墓的畫像石中，這種墓主升仙的場面描繪得更加波瀾壯闊。在墓門的左右邊框上部，分別刻繪着端坐在昆侖山頂的東王公和西王母，其頭上各有一柄雲朵狀華蓋，而其身前和身後則有枝葉低垂的高大仙禾。昆侖山脚下，有西王母使者三足烏佇立在一座小小山峰之上，回首仰望着西王母，似在隨時聽候呼喚。後室門的左右邊框上，則分別刻畫着男女墓主升仙圖。在左邊框的男墓主升仙圖中，一座小仙山籠罩在祥雲之中，仙山旁有鳥首人身的仙人正執戟護衛。兩名羽翅仙人，一在小仙山頂，一在雲氣中，正與在雲氣間盤繞飛騰的一條巨龍嬉戲。其上，墓主人乘坐的帶有羽狀華蓋的雲車，由三頭神獸牽曳飛行。雲車前，有兩名騎神馬、神獸的導引仙人，另有一名御龍飛行之仙殿後。在右邊框的女墓主升仙圖中，下部是一牛首人身的守衛神，其前的雲氣中，長着一株仙禾；其上則是兩個女墓主人升仙的行列。畫面最上方，兩名持羽幢、仙幡乘異獸的仙人在前面為導騎，一輛由三頭神獸牽曳的雲車隨後，車上乘坐的即是女墓主。其後，是另一名女墓主人乘坐的雲車，由五頭神獸牽曳飛行，雲車前有兩名騎獸仙人和一名持節騎獸仙人為先導，雲車上方，有兩名仙人騎着仙鳥在護衛墓主升仙。這個畫面雖然沒有出現東王公和西王母的形象，但那持節先導無疑就是她們的使者。兩幅升仙圖，分別表現了男女墓主人在西王母和東王公所派使者的引導下，向昆侖山上升仙的景象。畫面上，看不到對死亡的恐懼，而是一片祥和歡快的氣氛。

漢代人認為，『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處』^⑥是人間世界和鬼魂世界聯系的紐帶。在當時的觀念中，死後的靈魂雖然到了地下世界，但並沒有割斷與人世的聯系；靈魂與生人一樣有感情，在地下世界依然懷戀着人間的一切，要經常到宗廟或墓地的祠堂去接受子孫的祭祀，重溫人間的天倫之樂。漢代又把祭祀已逝的先輩看做是最重要的孝行，因而在漢代的墓室畫像中，表現墓主出行到祠堂接受祭祀始終是最重要的主題。在陝北、晉西地區



綏德墓門楣畫像局部

的畫像石墓中，這類畫像大多配置在橫長的門楣石上。具體表現有兩種模式。一種是以墓主車馬出行圖來表現。由於墓主社會身份不同，出行車馬的數量和規模也存在着差異。這種車馬出行圖，由於大多是途中奔馳的場面，究竟前往何方是不明確的。但這種畫像既然被配置在高于墓門的門楣上，也就暗示着出行的目的地是高于地下墓室的墓上祠堂。另一種模式則把目的地表現得非常明確。其構圖規律是：在畫面中央刻畫一雙層樓閣式祠堂，墓主夫婦在祠堂中相對盤膝而坐；樓閣式祠堂兩側，或配置向祠堂馳來的車馬出行圖，或配以飲宴歌舞圖，有的則刻畫繁忙的庖厨場面。很顯然，這類畫像，表現了墓主夫婦的靈魂從地下世界到墓地祠堂，接受子孫祭祀，觀賞子孫奉獻的歌舞場面。

十分可貴的是，在陝北地區的畫像石中，刻畫了許多表現當地現實生活的畫像。

生動緊張的射獵場面，是陝北畫像石中常見內容。綏德出土的一塊門楣畫像石上，在墓主車馬出行圖的下方刻畫了一幅射獵圖。引弓馳射的獵手們，有的朝迎面撲來的猛虎射箭，有的追逐着驚逃的鹿群。一頭被射翻在地的野牛，四蹄朝天、粗壯的身子縮作一團。一只被獵手圍堵的猛虎，驚恐萬狀，正作困獸猶鬥狀。這幅長卷式射獵圖，把射獵的緊張、驚險氣氛充分地展現在我們面前。綏德延安岔畫像石墓的門楣石上，墓主車馬出行圖和射獵圖被刻畫在同一畫面上。右側，是由五輛輜車和一輛輜車組成的向祠堂行進的車馬出行圖。左側，是山間圍獵的場面，在挽弓馳射的獵手的追逐下，群獸正在重山疊嶂中奔逃，有的已被射中，有一只雙峰野駱駝，遇到圍截的獵手，正蒼惶回首，不知所措。這種射獵場面，形象地再現了上郡、西河地區『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⑦的尚武民風。

在陝北畫像石中，還有不少被史家視為珍貴經濟史料并享譽國內外的表現當地生產活動的圖像。東漢時期的西河、上郡，『沃野千里，土宜農牧』，是『饒穀』、『多畜』并稱的半農半牧區（《後漢書·西羌傳》）。這些畫像，充分地表現了這一經濟特點。

綏德出土的一塊畫像石，刻繪了一幅牧場圖。圖中兩頭體壯腰圓的公牛，低首挺胸相對而立，生動地表現了雙方怒氣咻咻、決心拼死一搏的情態。兩牛的背後，又有雌雄兩雞相對而立，以及引頸遠望的溫馴的小鹿、安閑嬉戲的羔羊、翹首盼望母鳥覓食歸來的依偎在一起的三只小鳥。畫面的左右兩端，各有一馬夫牽着備乘的馬匹，兩馬英氣勃勃，精神抖擻，似乎準備載着主人絕塵而去。橫山出土的一塊畫像石上有一幅擠奶圖，一名牧人跪坐在牛



綏德墓門左立柱畫像局部

羊身後，將手伸向牛羊腹下，往地上的盆內擠奶。這些草原牧場風情圖，無疑是當時上郡、西河『畜牧為天下饒』^⑧的真實寫照。

在本地區的畫像石中，最富特色的是反映當地農業生產活動的畫像。它把邊塞農民從播種到收割的勞動過程，用概括簡潔的手法，真實地描繪了出來。陝北綏德王得元墓的牛耕圖，即是著名的一例。這幅圖刻在門柱上，門柱共四層畫像，牛耕圖在第三層。方形的畫面上，一頭雄健的耕牛正拉犁耕作，耕者一手揚鞭、一手扶着犁梢，耕牛背後是一棵枝葉繁茂的大樹。顯然，這是一幅春耕圖。配置在牛耕圖下面第四層的是豐收圖，五株粗壯的穀秧布滿了整個畫面，沉甸甸的穀穗垂向一邊。這裏雖然沒有描繪出人的活動，但豐收在望的喜慶氣氛已躍然在目。綏德四十里鋪和橫山黨岔鄉出土的牛耕圖畫像石，描繪了同樣的春耕場面。在這三幅牛耕圖中，所刻耕犁都是一牛牽曳的短轆犁。這種犁操作靈活，適于在小塊農田上耕作。在米脂官莊漢墓出土的畫像石的牛耕圖上，耕者雙手扶犁，其後，一名手提籽種袋的兒童正在點種。拉犁的兩頭牛由一根繩子拴在一起，牛肩上架着橫杠，犁為長轆，轆首置橫木為机，壓在二牛頸上。這種『二牛抬杠』式的牛耕法，在畫像石中，犁的鏵、柱、床、榫各部分刻繪得一清二楚，是研究農具史不可多得的資料。這種牛耕圖在陝北畫像石中被反復表現，說明當時先進的牛耕技術已在這一地區普及。農民不僅繼續使用着西漢以來就已流行的『二牛抬杠』式牛耕方法，而且更加進步的、用一牛牽曳的短轆犁也得到了廣泛應用。

在米脂官莊和鎮子灣出土的畫像石中，還可以看到饒有情趣的積肥圖。圖中前行的馬匹翹尾作扇糞狀，後面的農民一手持糞箕，一手持糞鏟，正彎腰往箕內收拾馬糞。這種積肥圖，反映了當時上郡、西河地區以畜養農，以畜糞肥田的事實，說明早在漢代，當地農民已經認識到養畜積肥可以促進農業發展這一規律。

正是由于當地農民掌握并採用了這些農業生產技術，東漢時期這一帶已成爲沃野千里的米糧倉。這一點，在畫像石中也有曲折的反映。在陝北的一塊收割圖上，低垂着沉甸甸穀穗的穀地旁，一位短襦農民，手持鐮刀，正欲開鐮收割。那整齊的穀行，說明當時已採用了條播行種的技術。

與這些表現生產勞動場面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這一地區畫像石中大量出現并極力渲染的、表現豪紳官宦生活的圖像。一幅幅連車列騎、馳騁如飛的墓主出行圖，正是生前出